

网销农产品,监管不能少

低门槛导致网上产品良莠不齐,影响了行业信誉

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

现如今,互联网在农村越发普及,给农民的各种农产品卖难提供了另一条出路。跟传统销售模式不同,网销只需要坐在家不动动手指,产品就能卖到全国各地。但这种低门槛带来的行业混乱,也需要重视起来。

2003年,一场“非典”让平阴的玫瑰产业跌入寒冬。大面积的鲜花无人问津,烂在地里,平阴县玫瑰镇郭套村加工户郭运敏更是赔了几十万块钱。

在此之前,郭运敏的玫瑰都是靠贩子上门收,单一的销售模式抗风险能力太低。郭运敏意识到这个问题,想借助互联网开创新局面。无奈自己年龄大了,互联网这样的新鲜事物,郭运敏学了许多也没弄明白。

恰逢表侄子齐元吉大学毕业,正想自己创业。郭运敏找到齐元吉,老少两代人,一拍即合。

2004年,齐元吉开始在网上销售玫瑰。说是网销,其实就是用网络平台打广告,支付等环节还是通过线下。即使这样,效果依然不错。

2005年,齐元吉把玫瑰打成花粉卖给美容院。正是那个时候,齐元吉开始接触化妆品。2009年,花粉的利润也降了下来。齐元吉买来一套加工设备,生产玫瑰精油、玫瑰纯露。同年开始着手布置淘宝店,真正杀入了网销行业。

然而,网销也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。齐元吉对记者说:“淘宝门槛很低,带来的是网上产品良莠不齐。

有些卖家买来玫瑰精油、玫瑰纯露,在自己家里就直接灌。还可能加水之类的,质量难以保证。”

“有些卖家还假冒平阴玫瑰,在网上大家都说自己的是最好的,怎么可能都一样。”齐元吉说,“也有卖家确实是在平阴进玫瑰,但购买的花打没打农药,是不是掺着烂花,他们自己都分不出来,更别提得到消费者反馈后进行改善了。”

面对着同业者的不负责任,齐元吉是有苦难言。“互联网拉动了行业的发展,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。精油、纯露是这两才发展起来的,从业者越来越多。但很多卖家是花就收,有没有农药残留他们不管;有些卖家,自己的卫生问题

都解决不了,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怎么可能过关。”齐元吉说,“同行不负责,弄得我们也很困难。有时明明是好产品,消费者上过别家的当,任你怎么说也不信。”

齐元吉告诉记者:“没有相关部门去监管规范,从业者多是靠良心把关。有的卖家说一瓶只挣两块多,一次大甩卖就降两块多,这怎么可能?”

经过这几年的发展,叔侄二人的队伍已经扩展到200人,并且成立了公司,在淘宝玫瑰行业已经很有名气。郭套村周围种植玫瑰的12个村,都在公司的收购范围内。为此,郭运敏还专门成立了平阴祥鹏玫瑰种植合作社,统一技术、统一管理,检测达标的玫瑰才送进加

工车间。
“就自身来说,还是需要自律。要想控制质量,必须得把脱节的产业链接上。”齐元吉说,“同时希望相关部门能对网络销售进行监管,提高准入门槛,让整个行业能长远健康发展下去。”

天山丰耘
TIANSHANFENGYUN
高产将军

天山丰耘头条新闻大赛

联系电话:0530-2593333
地址:山东定陶冉增工业园区
联系人:范明雷 电话:13705300729

两夹弦剧团成立八年赔了7万

赔钱赚吆喝,定陶县这支由老人组成的剧团快撑不下去了

农村大众报记者 马磊 通讯员 臧宝安



在多位两夹弦民间艺人的请求下,定陶县半堤镇71岁的王效孔老人8年前组建一支演出剧团。“大家入团都是为了兴趣,也没想过要挣多少钱,剧团能保本运营就行。但没想到,剧团成立了8年,竟然赔进去7万多块钱,现在已经快撑不下去了。”近日,王效孔无奈地对记者说。

两夹弦,是我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因其伴奏乐器四胡

(四弦胡琴)是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拉奏而得名。“二三十年前,半堤镇村村都有三四十名两夹弦艺人,那时候剧团也多,现在就剩我们一家了。”剧团成员周素芹说。

2007年剧团成立之初,成员们凑钱买了乐器,又在个垮掉的剧团里租来了服装。“我们演出一般是上庙会或者被村里结婚的请去,演出费很少,唱歌跳舞的年轻人一次能拿到三四千,而我们只能拿到



▲让王效孔欣慰的是,重孙女唱两夹弦已经有板有眼了。

一千元左右。这些钱只够当天的伙食费和主要演员的演出费,大部分成员都领不到工钱,剧团也攒不下钱。”王效孔说。

随着成员不断增多,剧团相继购买了音响、舞台、新款服装等演出用品,这些钱也都是大家凑出来的。王效孔说:“剧团是硬撑到了现在。”

2012年,剧团在一次演出的路上遇到了车祸,赔了一万多元,王效孔开始有点撑不住了。“过去剧团每年平均能演出七八十场,从前年开始剧团的演出基本就停了。”王效孔说。

“在剧团里,我们几个年轻的艺人都快五十岁了,如果我们老了,会唱这个戏的就不多了。”周素芹说。

虽然剧团运行的不景气,但令王效孔欣慰的是,在他的调教下,他的两个重孙女唱两夹弦已经有板有眼了。“在外边找个传承人很难,这俩孩子还真争气,我盼着这个老剧种能够一代代的传承下去。”王效孔说。

替父讨薪,13岁女孩高楼坠亡谁之过

农村大众报评论员 孙成民



1月19日13时许,在河北省冀州市一处新建楼盘,一名13岁的女孩在帮助父亲讨薪时,从16层跳下(有媒体称坠下),经抢救无效身亡。

现场参加讨薪的四川农民工说,跳楼的小女孩是他们包工头的女儿梦梦(化名)。梦梦可能是看到父亲讨薪困难,于是和奶奶一起爬上了高楼,“以为只是吓唬一下开发商,没想到真的跳了下来。”据报道,该工地已经拖欠了他们60万元工资。

13岁花季少女,以这种原因和形

式,离开了我们,让人心碎。这让我们想起了近几年媒体屡屡报道的“跳楼秀”。这种报道遵循以下模式:农民工讨不到工资,爬上大楼声称,不给工钱就跳楼。这些报道每每给我们这样的暗示:不会真跳的,装装样子吓唬人而已。有的“有识之士”甚至指出,对于这种把“生命当成儿戏”,把跳楼当成媒体的噱头、当成讨薪“利器”的做法,他们无法接受。

对于“有识之士”的这种说法,笔者也是表示无法接受,没有人会

拿生命当儿戏。你们没被欠薪;你们家里不用急着用钱,为孩子付学费,为家人付医药费。难道你们觉得真跳下去了,才不是做秀吗?

13岁的梦梦就真跳下去了,她不是在做秀。我们看看是什么一步步将梦梦逼上死路。

梦梦的父亲从2012年开始,带着人在冀州市的一处新建楼盘做木工,却一直拿不到工钱。农民工靠汗水挣来的工钱,本应该是去领,实际上却是要去讨,而且讨了很久也没拿到。就是梦梦跳楼的上午,梦梦的父亲及其工友们还找到当地建设局。现在,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“主管部门”有好多,想必在漫长的讨薪过程中,梦梦的父亲及其工友们应该都去找过。这些当地众多的“主管部门”,如果有一个真把找上门来的

农民工当回事儿,真把拖欠农民工工资当回事儿,本来该在学校的梦梦就不会爬到高楼上。

近些年,为防止农民工工资被拖欠,中国出台了好多文件。甚至,2011年“恶意欠薪”被写入刑法修正案。就在梦梦跳楼的4天前,人社部、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部署,确保春节前农民工能拿到工资。如果这些法律、制度、文件等,严格得到落实、执行,本来该在学校的梦梦也不会爬到高楼上。

让梦梦从高楼跳下去的原因还有很多,包括农民和农民工的弱势地位,包括媒体对农民工“跳楼秀”的报道,以及一些“有识之士”的无法接受。

笔者想告诉所有被欠薪的农民工,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跳楼。纵

身一跳,带给自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的,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。

对梦梦跳楼这一新闻报道,济南市一位网友如是说:“如果没有良知与法律作支撑,楼有多高,地狱就有多深。”在寒冷的深冬,梦梦的血迹很快就被冻干、消失,没法被冻干、消失的,是我们对这位13岁少女离开人世的记忆,包括她花一样的年华,更包括她离开的原因。

愿天堂里没有欠薪。

每日农谚
天脊化肥冠名刊出

天脊集团
TIANJIDUO

大寒不寒,春分不暖;
大寒见三白,农人衣食足。

责任编辑 陈秀云